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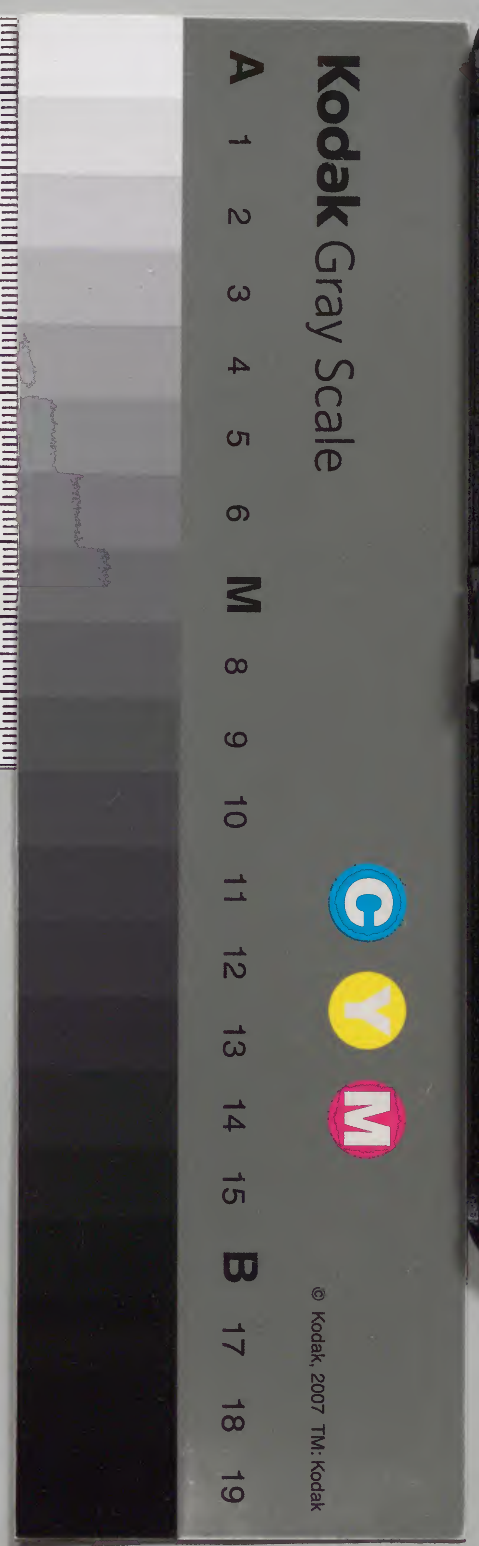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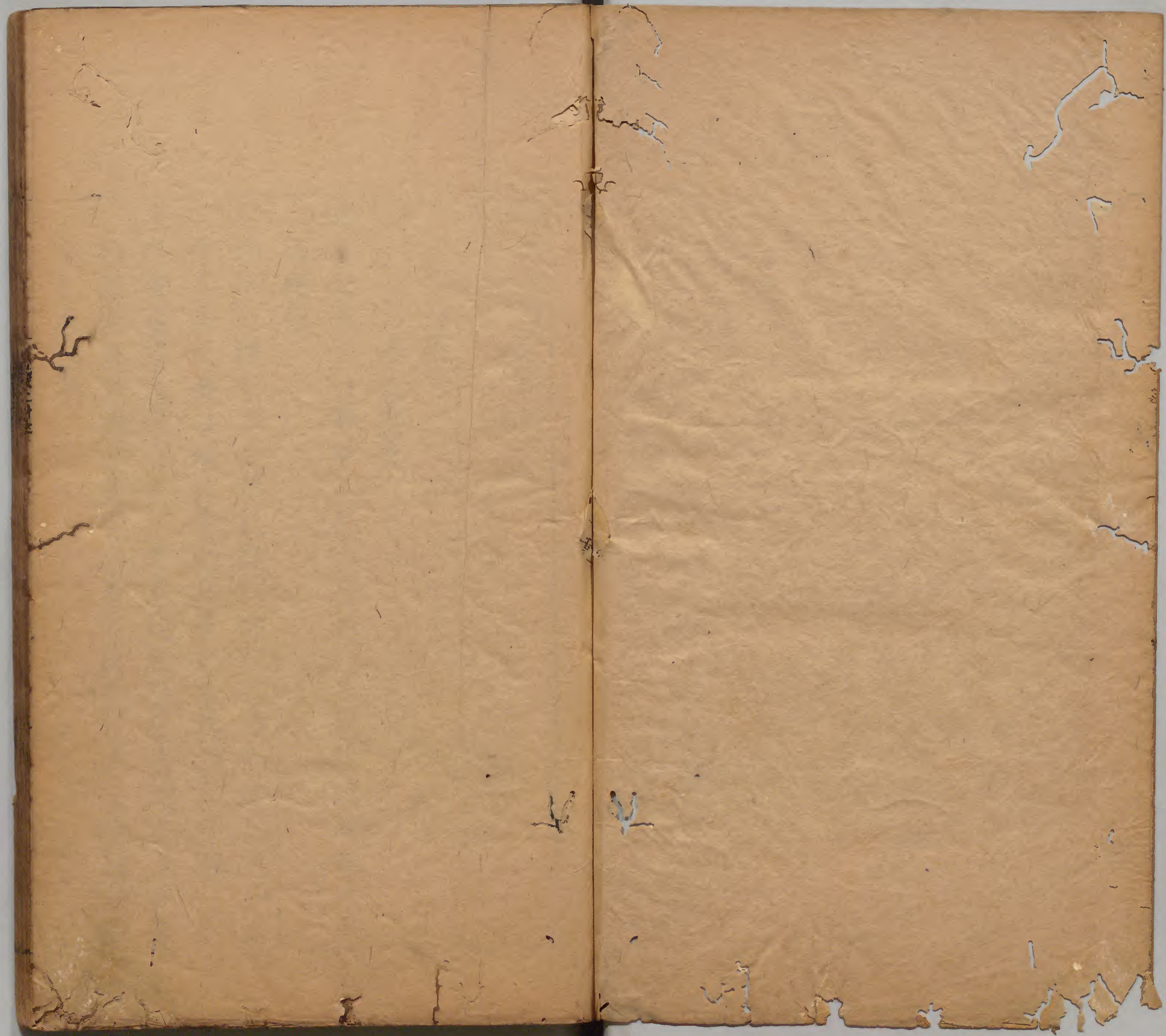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〇八
冊架函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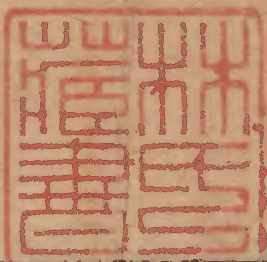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九四〇八
函架冊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10)
函號	298 25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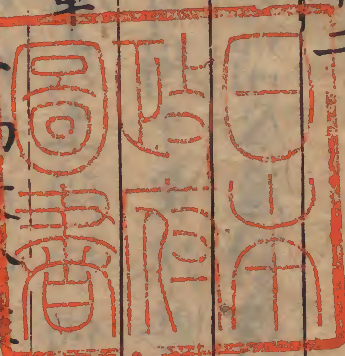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二

論語四

學而篇下

慎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為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為喪祭

王問伊川謂不止喪祭此說如何曰指事而言恐曾子當初只是說喪祭推此意則每事都要存這些子雖

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

遠亦得明作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它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義剛

陳仲亨說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着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義剛

問程子云推而至于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於遠如何曰事事皆要如此謹終則末梢雖是理會教蓋不忘於遠遠是人易忘且如今追封人及祖父等事這是以遠恩澤人多是據眼前有功者有賞而無久而不忘底意思這般事若能追念起來在己之德既厚而民心亦有所興起賀孫

夫子至於是邦章

敬子問夫子溫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溫之一事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明

問溫是恁地溫和深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

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南升或問良何以訓易直曰良如今人言無崢嶸為良善無險阻密蔽又曰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節

李問良如何訓易直曰良善之人自然易直而無險詐猶俗言白直也雉

問良易直之義曰平易坦直無許多艱深纖巧也銖亞夫問良何以為易直曰只是平易白直而已曰舉韓詩外傳有一段與樂記相似但易直子諒之心生矣處改

子諒二字為慈良此却分明也時舉

問良易直也如何曰此心不傾險不麤戾自是平易簡直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看來良字却是人之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這般心聖人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為萬善之總處寓

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為衣冠服飾用度之類寓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明作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雙孫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
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
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
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
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
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愠
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已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
意如衣錦尚絀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時舉
龜山解夫子溫良恭儉讓有暴慢侈泰等語正淳以為暴
慢侈泰誠所當戒而先生以為其流至於為人似不然
之曰暴慢侈泰固所當戒但不當於此言**龜山**說話常

有此畏罪福底意思在不知聖人溫良恭儉讓是自然
常如此非欲為是以求聞政也賀孫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節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人傑

觀志觀行只是大槩須是無改方見得孝若大段悖理處

又自當改此特言其常耳明作

邵漢臣說父在觀其志一章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
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
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
聞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

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
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
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
在行故子曰云云也時舉

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
必做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一句
就觀其行細者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又道可
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伯羽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
詞人傑

或問三年無改曰是有可改而未十分急者只得且存之

父在則子不滯專而其志却可知父沒則子雖得專而
其不改之意又可見此所謂孝祖道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遽
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
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
耳夔孫

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了若父之道已是何
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事既非是便須用改何待三
年孝子之心自有所不忍耳若大段害人底事須便改
始得若事非是而無甚妨害則三年過了方改了個
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

之間只思念其父有不忍改之心曰大槩是如此但其
父若有聖賢之道雖百世不可改此又就事上看直卿
云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處亦好看南升○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謂此
事當改但三年之間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
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其與說若如此說則
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
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爾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
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曰若有大段
不是須是便改或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

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是其孝若難
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難
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為難曰
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
非難能而何先儒以為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
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
為難能也此說得之爾

游氏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此正是說得謹密處聖
人之意亦正如此若以可改而未改則三年之後四年
改之其意如何既合於道雖終身守之可也奚止三年
若不合於道如盜跖之所為則不得不改若其事雖不

善無甚緊要亦姑守之以待三年若遽改之是忘其親也其舊日朋友亦看此處不透與南軒說他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此語與在所當改者大爭在所當改正是這樣事若不改則不當於理若要改則亦未為急故遲之者以孝子之心不忍也子蒙

三年無改游氏此解極好向時欽夫改作可以改可以未改却不是但此章必有為而發然無所考又曰死其親而暴其過孝子所不忍為義剛

諸說唯游氏說得好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此說極穩此正指在所當改可以未改處深味之孝子之心可見銖問或說不改事父之道又說不改父存所行之道二說案

先生反而問之欲從何說曰不改父在所行之道

身曰然遂舉游氏可以改而未改者所謂三年云不必改者此說却切當若說道不可改雖終身守之可也豈止三年乎此為在所當改而可以遲遲三年者也有新法之行諸公務為緣飾文致一詞將此一句辨論無限而卒莫之合也案

或問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曰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然於此三年之間必能不改父道乃見其孝不然所行雖善亦未得為孝此必有為而言然緊要在看游氏尹氏兩節意銖

戴智老問近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為而發曰聖人之

言未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
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又云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
得事若如其說則孔子何必更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
說則說得聖人語意出錄

二年無改尹氏說得心於事上未盡游氏於事理上說得
好故并載之使互相發棋壽

二年無改於父之道諸先生之說有過者謂要有不及謂
改有至當者須要將去辨別豈可不讀書振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
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

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
上大夫言時自然閭閻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
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閭閻與下大夫言合用侃
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總衣
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感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
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
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
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
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
則無不安矣曰然維

直鄉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

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卿黨所載則
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
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
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
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
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道夫
伯游問禮之用和為貴云禮之體雖截然而言然自然有
箇樽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貴苟徒
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體今人行
事莫是用先全禮之體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說固
是恁地却如何做功夫伯游云順理而行先生又遍問

坐上諸友叔重曰知得是當然之理自甘心行之便自
不拘迫時舉云其初須持敬持之久則漸熟熟處便和
曰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
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是用恁地如入公門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踣蹠如也苟不知以臣事
君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且如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
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合
當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却便是
知和而和矣時舉曰銖
銖別出

吳問禮之用和為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銖曰頃以先
生所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

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
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
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
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踧踖父
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為此終是不
解和譬之今人被此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
因甚不以為苦緣它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
自不以為痛也銖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若
所謂知和而和却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離却禮
了禮之用和是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此統放
教和便是離却了銖

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
之自然和到和處方為美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逐日
會職事茶事其人云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茶莫不消
得如此龜山曰既是不消得因何又却會茶其人曰只
為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此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
之偽禮之用和為貴只為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
自和耳銖

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
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
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
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

又問知和而和是如何曰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時舉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皆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不是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事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這裏那箇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若和而知限節便是禮明作禮之用和為貴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賀孫或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

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亦只是如此看祖道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通曰不必如此說且以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不和便非自然之理人傑

問禮之用和為貴莫是禮之中便有一箇和莫是在用處曰禮雖主於嚴其用則和因舉禮主於戒樂主於盈一節問禮樂二字相離不得曰也須看得各自為一物又非判然二物又曰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謙之

邵問禮之用和為貴曰如人入神廟自然肅敬不是強為

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又問和便是樂否曰也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樂中亦有禮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又是樂中之禮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
問禮以全體言何故用和曰如此則不消得樂

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皆是箇禮樂合於禮便是樂故通
書云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問禮之用和為貴是和禮中知和而和是在禮外曰
只為它知和而和都忘却理耳

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
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

周舜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

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箇從
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

容不迫便是自恣
義剛集注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意做

不得才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
無節湏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

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
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

樂之本
關祖
問集注云云上一截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為貴甚分

明但將從容不迫就下一截體驗覺得未通如鄉黨一書也只是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必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賀孫

問知至而和是從容不迫曰從容不迫雖是和然其流遂至於縱而無節又曰學者而今但存取這心這心是箇道之本領這心若在這義理便在存得這心便有箇五六分道理了若更時時拈掇起來便有箇七八分底道理卓

仁甫問集注載程子禮樂之說何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通書說理禮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好易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割截裁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為利從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

所以為義之和他把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
方和利是乾卦一德如何這一句却去說義兼他全不
識義如他處說亦然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
如曰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如易裏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賀孫

問集注云和者心以為安而行之不迫後又引程子云恭
而安別而和二句竊謂行而不迫只說得恭而安却未
有別而和底意思曰是如此後來集注却去了程說和
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如知和
而和執辭不完却擬記錄有差集義

問上卷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情性之正
還是同出於敬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有
夫

問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
用也皆本之於一心身同體也然敬與和亦只一事錄
云却只是一事都從這裏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敬固能和如何能敬曰和是碎底敬是合聚底和
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碎錄云發出來和無不
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伯剛曰此必異○溥錄
聚底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
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
也恰好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
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

才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裡坐便自有箇氣氤氳象也○常錄云敬只是一箇敬分不得才有兩箇便不敬矣和則處處皆是和是事事中節若這處中節那處不中節便非和矣又曰九恰好處皆是和但敬存于此則氣氤氳而和

問禮樂同體是敬與和同出於一理否曰敬與和同出於一心曰謂一理如何曰理亦說得然言心却親切敬與和皆是心做曰和是在事否曰和亦不是在事在心而見於事

童問上蔡云禮樂異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又云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為北

南為南移向北立則北中又自有南北體用無定這處體用在這裏那處體用在那裏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一層橫說也如此豎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知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

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巖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為之皆合於禮而理自和矣且天子之舞八佾諸侯六大夫四皆晨

當如此若天子舞天子之舞諸侯舞諸侯之舞大夫舞
大夫之舞此便是和若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便
是失禮失禮便不和易言利者義之和也若以理言之
義自是箇斷制底氣象有凜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其
實却和若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
義則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
後其君者也即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得本分
時你得你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
利則上下相攘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老
蘇作利者義之和論却把利別做一箇物來和義都不
是了他於理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去卓

問諸先生以和為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
有樂底意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
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
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匪鶻
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
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
不先度之故卓

凡言須先度是非可否果近於義而後言則其言可踐恐
不近於義其言將不可復也 德明

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都是說後來事如說出話了後看是義與不義方理會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滿說也得某看來是要人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賀孫

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寓以下信恭

吳問信近於義曰與人要約不是當不問行得行不得次第踐其言則害於義不踐其言則害於信須是合下要約時便審令近義致恭亦然若不中節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皆是取辱潘子善因曰近字說得寬曰聖賢之言不迫切銖

或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恭近於禮莫便是中禮先生曰近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則言不可復遠於禮則必不能遠恥辱

或問集注云約信而合其宜致恭而中其節合其宜便是義中其節便是禮如何是近義近禮曰此亦大綱說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意然只得近於義近於禮亦好是便合其宜中其節更好廣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柰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是不拜被詰問則無

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道夫

因不失其親親如親仁之親人傑○以下

因如今人云倚靠人之意宗即是主字如主雖由之主必

大

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

重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

苟且是事恁地做一般人初間不謹擇便與他交下稍

他有氣勢便道是我來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

不擇棟去主癰疽便被壞了寓

所依不失其所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顏雖

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

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賀孫

宗主也所宗者可以父而宗主之如夫子於衛主顏雖由

則可親之人若主癰疽與寺人瘠環便是不可親之人

此是教人接人底道理也時舉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三字有淺深輕重因乃泛言親則

近之矣宗則尊之也如孔子於衛或舍於寺人瘠環之

家然謂之親則不可可學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為吾之宗主主如

主顏雖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

他日得志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子翁曾受

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人傑

漢臣說因不失其親曰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

來不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與之

相親則下來所宗非其可宗者矣時舉

因字輕宗字重初間若不子細胡亂與之相依下梢却是

宗他了且如做官與箇至不好底人往來下梢忽然為

他所薦舉便是宗他賀孫

正淳問亦可宗也曰如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來受他薦

舉辟差便是着宗他此是前不失親後亦可宗也賀孫

問因不失其親曰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

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群書所

論交往或其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處相似析

問因不失其親曰而今與人同官也是相親將來或用它

薦舉因它超擢便着宗主它如所親者不善安知它異

日不能薦舉我超擢我便着宗主它這箇便是失其所

可宗者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其親此三句是今日下

事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將來底事銖。全章

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礼信近於義因不失其

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

初合下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時舉

問信近於義一段曰未說著不必信只是信合於宜且如

一人相約為事已許之少間却不行是不合義不可踐
矣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
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
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可孝

問信近於義一章曰約信事甚多今與人約做一件事須
是合當做底事方可與之約則所約之言方可行如不
可約之事則休與之約謂其不可行也問恭近於禮謂
致敬於人須是合當加禮之人曰不是加禮如致敬於
人當拜於堂上乃拜於堂下當揖却拜皆是不中節適
以自取辱問因不失其親謂依賴於人須是得箇正當
可親近之人而後可以宗主曰也是如此更子細推去

又問集注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
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
南升

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用思量他日
行得方可諾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
錄云若不看義之可行便與恭近於禮且如合當在堂
他約次第行不得便成脫空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堂
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辱因失其親且如此人不好初去
親他時似不害將來主之便錯了須是揀擇見得是好
方可親他且如趨事上位其人或不可親既去親了他
一日或以舉狀與我我受了便用主之非其人雖悔何

反大率有子說底言語奧澁難曉裏面儘有滋味須用子細玩味明作

王問因不失其親集注舊連上句義禮後本却不如此曰後來看得信與義恭與禮因與親各各是一事有此兩項李問恭近於禮曰非止諂媚於是取辱之道若恭不及禮亦能取辱且如見人有合納拜者却止一揖有合不拜者反拜他皆不近禮不合拜固是取辱若合拜而不拜被他責我不拜豈不是取辱先生因言論語中有子說數章文勢皆與澁難為人解○雉

言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取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音族

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亦可宗敬也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言語不恁地連纏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自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為恥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為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人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

尹和靖書以自警今墨蹟可見不知此說如何曰伊川說得太遠橫渠說較近傍集義

信近於義章疑上三句是工夫言如能近義則有可復言之理否曰然人說話固要信然不近義時其勢不可踐踐却便反害於信矣問橫渠云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恥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此却似倒看了文義矣重在下句相似如何曰此便是先儒舊底說它為惑箇也字故然如某解底也字便只是箇矣字又問程先生所解是於文義不合乎是道理未必然乎曰也是一說但如此說都無緊要了如橫渠說底雖似倒猶有一截工夫程

先生說底某便曉未得直卿云他猶可也中一句最難說曰他有說不倒時伯羽又問謝氏說末云欲免此惟學而已故人貴乎明善此雖無謹始慮終之意然大段意好否首肯之曰然人固貴乎學但學是平昔當如此此是說事之發慮當審也伯羽

問程先生說如何曰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他意思要說也字出恐不必如此說范氏說如何曰范說不甚好恭近於禮恭合下便要近禮信近於義信合下便要近義故其言可復恥辱可遠信只似與人相約莫要待得言不可復時欲徇前言便失義不徇便失信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與不近禮問大人言不必信又如何曰此

大人之事大人不拘小節變通不拘且如大人不是合下便道我言須是不信只是到那箇有不必信處須着如此學者只要合下信便近義恭便近禮幹

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着緊都不濟事

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謙之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

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以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廣

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蓋求飽求安是其存心處敏行謹言是其用工處須是正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又曰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做了明作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而不敏於事不謹於言也未是好學若不能恁地則就有道而正焉又是正箇甚麼但能敏

事謹言而不就有道而正也不得這裏面折一句不得

就有道而正焉若先無本領就正箇甚然但知自做工夫

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反覆兩邊看若

盡大抵看文字皆當如此閱祖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

就正於有道或錄云學者須先有根本方可正也 禪家云三家村也有

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有實事

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龍

久從師去也好南升

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

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居無求安

食無求飽敏事謹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姓

貧而無諂章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着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

入門便差了七殺

希真問貧而無諂一章大意謂人必當如此曰不是說必

着如此但人且要就自身已上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

且就這裡克治賀孫

問富而好禮曰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理不恁地勉強好

有樂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強

如此不是好淳

曾先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能如此方可以到
那樂與好禮田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地如適來
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義剛

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矣曰
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渡蓋得過樂與好
禮乃於此上加功可學

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歎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
高大槩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
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
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曰然則二
者相去甚遠乎曰也在人做到處如何樂與好禮亦自

淺深也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爭一截學之不可
已也如此伯羽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此無次序只看
資質與學之所至如何資質美者便自能貧而樂富而
好禮如未及此却須無諂而後能樂能無驕而後能好
禮也謨

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
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
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
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
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

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

淳

楊問貧而無諂一段曰此是兩節不可如此說世間自有一般資質高底人合下便能貧而樂富而好禮他已在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了終不成又教他去學無諂無驕問集注說學者不可忽下而趨高却有先後不可躡等之意曰自與學者言之是如此今人未能無諂無驕却便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聖人此語正似說兩人一般猶言這人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固是好然不以那一人貧而樂富而好禮更勝得他子貢却盡得無

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

上條疑同問集注非今本

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注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怕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了賀孫

吳仁父問此章曰後面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為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時舉

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切與琢是無諂無驕

嗟與磨是樂與好禮集注謂超乎貧富之外者蓋若為貧而樂與富而好禮便是不能超貧富了樂自不知貧好禮自不知富明作

叔蒙問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樂與好禮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他說意思闊非止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質孫

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煞是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寓

問貧而無諂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深淺高

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南升。便錄別出

文振問貧而無諂一章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比他樂與

好禮者別人便說不足道聖人只云可也蓋可也時便也得了只是比樂與好禮者分明爭一等諂者必不能好禮若於諂與驕中求樂與好禮此如適越北其轅及行求及前人無可至之理集注中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說無諂無驕至樂與好禮處便是義理無窮自是說切磋琢磨處精而益精爾倪

陶安國問貧而無諂章曰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縝密透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它實做到這裡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心步它方始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

子路衣敝緼抱而不恥孔子稱其不恥不求它實到此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它方知道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無驕一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得甚高但着實行處全然欠闕了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道是強得無諂無驕便貪要說它却不知無諂無驕功夫自未實進得却恐從這處做病痛程門諸公不能盡聞伊川之說然却據它所聞各做工夫今語錄悉備向上道理知得明皆說得去只是就身分上切實工夫大欠了錄

或問集注云學者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曰固是要進

然有第一步方可進第二步 盡

仲思問樂與好禮曰無諂無驕此就富貴裏用功耳樂與好禮則大不干事至此蓋富亦樂貧亦好禮而言貧樂富好禮者但且因貧富上而舉其重者耳明道曰貧而樂非富而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貧而樂不能 伯羽集注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 時舉 仁父問此條以知已與知人對說須是先從裏面做出知人却是裏面做出若自家不能知得人便是自家不知得道理 賀孫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可學

問不患人之不已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已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

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未為可知者當自
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
之行以蘄人之必知早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今人都倒做了工夫

語類卷二十二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二十三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楨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廩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廩生朱崇沐校梓

論語五

為政篇上

為政以德章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為政
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節

亞夫問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

箇濕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植

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便民歸若是所令反

其所好則民不從義剛

文振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它須知

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粗了時舉

○鄭錄云德是淨之於我者更思此意

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

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

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

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

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也銖

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

則政皆是德上蔡說辰非是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本

車北辰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上蔡所云乃北斗

北斗同衆星一日一周天安得謂之居其所可學

衆問為政以德章曰此全在德字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

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

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

德字之意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
得於心方為德也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
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衆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
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
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子其二家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
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
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子蒙

問北辰北極也不言極而言辰何義曰辰是大星又云星
之界分亦謂之辰如十二辰是十二箇界分極星亦微
小只是不離其所不是星全不動是箇傘腦上一位子
不離其所因舉晉志云北極五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

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銖論

安新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
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以為極不可無箇記認
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極紐如那門
筭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
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後雖
動而不竟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
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也隨那盤子轉却近那樁子轉
得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
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
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頭邊而極

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定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為十二段即十二辰辰天壤也此說是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之處為辰又曰天轉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却是側轉義剛言樓上渾儀可見曰是直鄉舉鄭司農五表曰景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說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壽則是南極也解見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老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義剛

問北辰是甚星集注以為北極之中星天之樞也上蔡以為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不知是否曰以上蔡之明敏於此處却不深攷北辰即北極也以其居中不動而言是天之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押定一頭在北上為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也一頭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因舉先生感興詩云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即是北極否曰然又問太一有常居太一是甚星曰此在史記中說太一星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神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極如帝都也詩云三辰環侍傍三辰謂何曰此以日月星言也寓

問謝氏云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先生云非是何也曰所謂以其所建周於十二辰者自是北斗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沈存中謂始以管窺其極星不在管後旋大其管方見極星在管絃上轉一之

子上問北極曰北極自是北極居中不動者史記天官書可見謝顯道所說者乃北斗北斗固運轉也璘

問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去為政

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箇好人在說話聽者自是信服所謂無為非是盡廢了許多簿書之類但是我有所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耳義剛集注

行道而有得於身身當改作心諸經注皆如此又曰古人製字皆不苟如德字中間從心便是曉此理個

舊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今作得於心而不失諸書未及改此是通例安卿曰得於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有得於身曰如此較牢固真箇是得而不失了義剛

問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為明作

問為政以德如何無為曰聖人合做處也只得做如何不
做得只是不生事擾民但為德而民自歸之非是說行
此德便要民歸我如齊桓晉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
大蒐以示禮伐原以示信之類但聖人行德於上而民
自歸之非有心歆民之服也個

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聖人豈是全無所為邪曰聖
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
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
德而走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
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格○贊錄云子善問為政
然不為但以德則自然感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

問邵漢臣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是如何漢臣對德者有道
於身之謂自然人自感化曰看此語程先生說得也未
盡只說無為還當無為而治無為而不治這合着得政
者正也子以正則莫敢不正而天下歸之却方與譬北
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相似邵因舉集注中所備錄者

曰下面有許多話却亦自分曉賀孫
問為政以德老子言無為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子
之言無為孔子嘗言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老子所謂無為便是全不事事聖
人所謂無為者未嘗不為依舊是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是已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

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治豈有不理卓。賀孫錄云老子所謂無為只是當然之理如曰無為而治者其弊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

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

求察賀孫

居父問思無邪曰三百篇詩只是要得人思無邪思無邪

三字代得三百篇之意賀孫

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

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

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佐

或問思無邪曰此詩之立教如此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

以懲創人之逸志祖道

問思無邪曰若言作詩者思無邪則其間有邪底多蓋詩

之功用能使人無邪也植

徐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折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道夫

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无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為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談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呂伯恭

以為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某以為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為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為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為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漢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某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為皆好蓋太史之評自未必是何必泥乎

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義皆思無邪先生笑曰如呂伯恭

之說亦是如此讀詩記序說一大段主張箇詩說三百
篇之詩都如此看來只是說箇可以怨言詩人之情寬
緩不迫優柔溫厚而已只用他這一說便瞎却一部詩
眼矣 儻

問如先生說思無邪一句却如何說曰詩之意不一求其
切於大體者雖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
也為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大抵好事足
以勸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
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
見得向與伯恭論此如桑中詩若以為刺則是挾人
之陰私而形之於詩賢人豈宜為此伯恭云只是直說

答之云伯恭如見人有此事肯作詩直說否伯恭平日
作詩亦不然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
者放其樂耳取者取其詩以為戒今所謂鄭衛樂乃詩
之所載伯恭云此皆是雅樂曰雅則大雅小雅風則國
風不可紊亂言語之間亦自可見且如清廟等詩是甚
力量鄭衛風如今歌曲此等詩豈可陳於朝廷宗廟此
皆司馬遷之過伯恭多引此為辨嘗語之云司馬遷何
足證子約近亦以書問止乎禮義答之云詩有止乎禮
義者亦有不止乎禮義者 同學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
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無邪得如止乎禮

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淫亂底說其看來詩三百篇其說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它便就一事上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是思無邪一句方盡得許多意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它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其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呂子約一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待取來看却只是說得序通其

意間非獨將序下文去了首句甚麼也亦去了且如漢廣詩下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得廣所及也是說甚麼又如說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韓詩說是衛武公自悔之詩看來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年九十猶箴警于國曰群臣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我看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柳之詩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來又考見武公時厲王已死又為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惡是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要篇篇有美刺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兼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自然有好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

篇不待看序自見得差祭祀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
出來便道是傷今思古陳古刺今那裏見得如卷阿是
說召康公戒成王如何便到後向民勞板蕩刺厲王中
間一截是幾時却無一事係美刺只緣他須要有美有
刺美便是成康時君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說皆有可疑
問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會刪得
許多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
刪得如此多頌孫

問集注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
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
有善有惡頭向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詠之上至

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
者知所懲勸其言思無邪者以其有邪也直卿曰詩之
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
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道夫曰如此則施之六經可也
何必詩曰它經不必言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
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集注

問夫子言三百篇詩可以興善而懲惡其用皆要使人思
無邪而已云云曰便是三百篇之詩不皆出於情性之
正如關雎二南詩四牡鹿鳴詩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情
性之正桑中鶉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情性之正人言
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往往只是刊定聖人

當來判定好底詩便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
 要起人羞惡之心又曰詩三百篇雖桑中鷄奔等詩亦
 要使人思無邪一句可以當得三百篇之義猶云三百
 篇詩雖各因事而發其用歸於使人思無邪然未若思
 無邪一句說得直截分別南升。時舉錄別出
 文振問思無邪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
 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判定而已聖人當來判定好
 底詩便要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
 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
 却言三百篇詩惟魯頌中一言足以盡之時舉
 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詩只

刺淫奔之事如暴雷之詩只刺暴雷之事思無邪却凡
 事無所不包也又曰陳少南要廢魯頌忒煞輕率它作
 序却引思無邪之說若廢了魯頌却沒這一句寓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
 但逐事無邪爾唯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
 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
 于其室此無邪思也出於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
 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為子而賦
 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壯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
 說破爾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
 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某說其

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廣
程子曰思無邪誠也誠是實心之所思皆實也明作說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
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集注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
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
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
時也自入不得賀孫
問思無邪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內外
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實如此故程子曰
思無邪誠也時舉

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况視聽言
動乎誠是表裏都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
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每常只泛看過子細思量極有義理
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也賀孫

問思無邪誠也所思皆無邪則便是實理曰下實理字不
得只得下實心字言無邪也未見得是實行無邪也未
見得是實惟思無邪則見得透底是實義剛

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
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若外為善
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

日廢則不誠矣中間微有此核子消化不盡則不誠
矣又曰伊川誠也之說也龐胡泳○個錄別出

因言思無邪與意識曰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箇
甚麼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燒自是住
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
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忘則不誠矣
中間微有此核子消化不破則不誠矣又曰思無邪有

兩般伊川誠也之說也龐個

問思無邪誠也曰人聲音笑貌或有似誠者然心有未慊
則不可謂之誠至於所思皆無邪安得不謂之誠變孫

因潘子善問詩三百章遂語諸生伊川解思無邪一句如

何只着一箇誠也伊川非是不會說只着此二字不可
不深思大凡看文字這般所在須教看得出思無邪誠
也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固有修飾
於外而其中未必能純正惟至於思亦無邪斯可謂之

誠賀孫

義剛說思無邪集注云誠也之意先生曰伊川不是不會
說却將一誠字解了且如今人固有言無邪者亦有事
無邪者然未知其心如何惟思無邪則是其心誠實矣
又曰詩之所言皆思無邪也如關雎便是說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葛覃便是說節儉等事皆歸於思無邪也然
此特是就其一事而言未足以括盡一詩之意惟思無

邪一語足以蓋盡三百篇之義蓋如以一物蓋盡衆物之意義剛

林問思無邪曰人之踐履處可以無過失若思慮亦至於無邪則是徹底誠實安得不謂之誠人傑

李元問思無邪伊川說作誠是否曰誠是在思上發出詩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於正豈有假偽得來底思便是情性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出於情性之正卓

問思無邪曰只此一言當盡得三百篇之義讀詩者只要得思無邪耳看得透每篇各是一箇思無邪總三百篇亦只是一箇思無邪毋不敬禮之所以為教思無邪詩

之所以為教氏說范

問思無邪曰前輩多就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其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揔是一箇思無邪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

正心誠意處着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所
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但守一箇敬字全不去擇
義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了中庸博學之審問之謹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從上聖賢教人未有不先
自致知始寓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
無邪如毋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看禮記者當如此
大凡人皆當毋不敬人傑曰去偽錄云此一句出處止
是說為孔子見得此一句皆當三
百篇之義故舉以為說餘同

楊士訓尹叔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禮言毋不敬是正心誠

意之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蓋毋者禁止之
辭若自無不敬則亦心正意誠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若祇守着兩句如何
做得湏是讀了三百篇有所興起感發然後可謂之思
無邪真箇坐如尸立如齊而後可以言毋不敬道
問思無邪毋不敬是一意否曰思無邪有辨別毋不敬却
是渾樸底意思大凡持敬程子所謂敬如有箇宅舍講
學如遊騎不可便相離遠去湏是於知處求行行處求
知斯可矣謹

毋不敬思無邪毋不敬是渾然底思是已萌此處只爭此

可學

上秦說思無邪一條未甚親切東萊詩記編在擬初頭看
它意只說得箇詩可以怨底意如何說思無邪賀孫義
思無邪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
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者大夫
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問巷小人作前多說是作詩之
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
思上秦舉數詩只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
畫得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甚濶呂伯恭
做讀詩詔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
意思夫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

人之說志今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
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
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明作
問周氏說思無邪皆無心而思無心恐無緣有思曰不成
三代直道而行人皆無心而思此是從引三代直道便
誤認了當

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
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
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為天下何曾廢刑政來格
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

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此類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賀孫或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着禮以為之規矩如何齊得它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跂及問格字曰是合格及格之格使人之合法度而已祖道

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統說禮便自有箇中制賢者可以俯而就之不肖者便可企而及之矣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以身率人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

讀法之備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僮統無收殺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于文祖格于上下與夫格物格者皆至也儲宰云此是堯舜地位曰古入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氣象子蒙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制度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箇有到處如王假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真箇是遠罪有勉强做底便是不至季札

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
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問之
法比有長間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
底人故教人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
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湏古法從底做起始
得之

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
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
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
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
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南論

全章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此謂庶民耳若所謂士者行已有恥不待上之
命也鑑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近見一朋
友讀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說術作不好後
一篇却說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
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其體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
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恢復來說了某應之曰公
說得便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
人不能幹因問政刑德禮四者如何說曰此政與道德

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

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所向慕齊之以禮者是使之知其冠婚喪祭之儀尊卑小大之別教化知所趨既知德禮之善則有恥而格於善若道齊之以刑政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問刑政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卓

道之以德集注云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不齊如此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賓嘉須令一齊

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下肖者企而及正如齊之以刑亦然先立箇法制如此若不盡從便以刑罰齊之集注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刑政然有德禮而無刑政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只說齊之以德道之以禮便不是了

明作集注。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觀感得深而厚者固好若淺而薄者須有禮以齊之則民將視吾之禮必恥於不善而至於善矣人傑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范氏說則民無所不至語亦過否曰若只靠政刑去治民則民是會無所不至又問呂氏說云政刑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

心亦怕未如此曰這說亦是偏了若專政刑不獨是弱者怕強者也會怕到得有德禮時非獨使強者卑弱者也會卑因仁父問侯氏云刑政霸者之事曰專用刑政只是霸者事問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它只是偕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它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這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是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又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曾出於誠心只是因董公說分明偕這些欺天下者它來意也只要項羽殺了它却一意與項羽做頭底

賀孫集義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賢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說聖人只於已上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學如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趨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

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
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
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為學者一是
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
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
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
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
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
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廣

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志
學許多科級須着還我李

五十有五章曰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果在從心不踰矩

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矣

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
是脚下已踏着了也時

周問三十而立無所事志何也曰志方是趨向恁地去求
討未得到此則志盡矣無用志了淳

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賀孫
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能搖動否曰是

問孔子三十而立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如何曰四十
而不惑却相似壯祖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德明

文振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
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
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
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它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
時舉

問四十而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如君之仁臣之敬父
之慈子之孝之類皆曉之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是天道
流行賦與萬物在人則所受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
無不該之全體知者知之而無不盡曰須是見得自家
曾不惑曾知天命否方是切已又云天命處未消說在
人之性且說是付與萬物乃是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

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只是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
以與我者南升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
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
某覺見豈有至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
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
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連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
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如伊川說虎傷人須是真見得似
那虎傷底方是卓

問五十知天命集注云天命即天道也事物所以當然之
故也如何是所以當然之故曰如孝親悌長此當然之

事推其所以然處因其如此學者未便會知此理聖人學力到此此理洞然它人用力久亦湏會到寓

辛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辭曰其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溥

十五志于學三十守得定四十見得精詳無疑五十知天命天命是這許多柄子天命是源頭來處又曰因其恁地知得來處節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着力所聞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之一

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以然如此說得否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得知溪中有水其後知

得水源頭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

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他天命之謂性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

問聖人生知安行所謂志學至從心等道理自幼台下皆已完具云云曰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必

亦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見自有進處故如此說聖人自說心中事而今也不可知只做得不可知待之曰

立是大綱處把得定否曰立是事物侵奪它不得湏子細看志是如何立是如何問伊川謂知天命而未至命

從心方至命此說如何曰亦是這知天命是從不惑來不惑是見道理恁地灼然知天命是知箇原頭來處恁

地徹論海○摠全章

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工夫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感知天命耳順却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立又

晏問志于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立立此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逼接處逼得甚巧植

叔蒙問看來此章要緊在志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

志久交卸了又問五十知天命曰初來是知事物合着如此到知命却是和箇原來都知了器之問此章聖人自是言一生工夫効驗次第如此不似大學格物誠意正心脩身是隨處就實做工夫處否曰是聖人將許多鋪攤在七十歲內看來合下已自耳順不踰矩了需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于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賀孫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一理先自人事做做來做

去就上自長如事父孝事君忠初時也只忠孝後來便
知所以孝所以忠移動不得四十不惑是於人事間不
惑五十知皆自天命來伊川說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亦此意如行之而著
習矣而察聖賢所說皆有兩節不可躐等周後

吳人父問十五志于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術
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率
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
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錄
志于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勉也學
與不惑知天命耳順相似立與從心不踰矩相似又問

四十而不惑何更待五十而知天命曰知天命是知得
微妙而非常人之所可測度矣耳順則凡耳聞者便皆
是道理而無疑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耳順
則不思而得也個

或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集注云立守之固也然恐未
有未不惑而能守者曰自有三節自志學至於立是知
所向而大綱把握得定守之事也不惑是就把把握裏面
理會得明知之事也於此則能進自不惑至耳順是知
之極也不踰矩是不待守而自固者守之極也伯

問十五志于學章曰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
與從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

欵一類是說到地位問未能盡知事物之當然何以能立曰如栽木立時已自根脚着土漸漸地生將去問未知事物之所然何以能不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某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截又曰這箇說得都精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為思而得耳順為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皆盡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索都見了胡泳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必習父兄之教已從事小學之中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自會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步恁地做為之不厭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立不為他物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四十而不惑於事物當然更無所疑五十知天命則窮理盡性而知極其至矣立時則未免有所把捉不惑則事至無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矣不惑者見事也知天命者見理也伊川云先知先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問不惑者是其然知天命者是其所以然曰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為之

知天命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是如何似覺得皆天命天理又曰志學是知立與不惑是行知天命耳順是知從心所欲又是行下面知得小上面知得較大下面行得小上面又行得較大子蒙

劉潛夫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不須如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立者何事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知得了是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此省察於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儉防省察猶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其次第又曰志學方是大畧見得如此到不惑時

則是於應事時件件不惑然此數者皆聖人之立聖人之不惑學者便當取吾之所以用功處真切體認庶幾有益壯祖

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於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

中季礼

問耳順曰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
 思量得才聞言便曉只是道理爛熟耳志學字最有力
 須是志念常在於學方得立則是能立於道理也然事
 至猶有時而惑在不惑則知事物當然之理矣然此事
 此物當然之理必有所從來知天命是知其所從來
 也上蔡云知性之所自出理之所自來最好璘
 問七十從心一節畢竟是如何曰聖人生知理固已明亦
 必待十五而志於學但此處亦非全如是亦非全無實
 但須自覺有生熟之分可學
 董卿問十五志於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
 如志學也是眾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迥相

似若心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
 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道中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功夫等級分明則
 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蕪
 或問自志學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
 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
 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柄
 所謂以類而推只是要近去不要遠了如學者且只是做
 學者事所謂志學與立猶易理會至耳順以後事便去
 測度了士毅
 三十而立是心自定了事物不能動搖然猶是守住至不

惑則見得事自如此更不用守至知天命則又深一節
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固是合當親合當義更知得天
初命我時便有箇親有箇義在又如命有德討有罪皆
是天理合如此耳順則又是上面一齊曉得無所不通
矣又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
六十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
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儘有
次第節目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
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
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
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埋沒了它可惜只如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為之又云人心皆

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錄此下云但人有以陷溺其心於

不明此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

多道理出來而已明作集注

問聖人凡謙詞是聖人亦有意於為謙抑平時自不見其

能只是人見其為謙耳曰聖人也是那意思不恁地自

滿淳舉東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曾滿曰此說也

略有些意思然都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

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

却不曾伐淳

問十五志于學曰橫渠用做實說伊川用做假說說聖人

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不辭懸空說這段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它自恁地實做將去它底志學異乎衆人之志學它底立異乎衆人底立它底不惑異乎衆人之

不惑

植集注

問十五志于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程子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曰這事遠難說某嘗解孟子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曰知此者為盡心能此者為盡性問窮理莫是自志學時便只是這箇道理到耳順時便是工夫到處曰窮理只自十五至四十不惑時已自不大段要窮了三十而亦立時便是箇鋪模定了不惑時便是見得理明也知天命時又知得理之所自出

耳順時見得理熟從心所欲不踰矩時又是爛熟也問所學者便是格物至平天下底事而立至不踰矩便是進學節次否曰然問橫渠說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六十盡人物之性如何曰據五十而知天命則只是知得盡性而已又問盡性恐是盡己之性然後盡人物之性否曰只是一箇性不須如此看又曰自聖人言之窮理盡性至命合下便恁地自學者言之且如讀書也是窮理如何便說到盡性至命處易中是說聖人事論語知天命且說知得如此未說到行得盡處如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這便是說知存心養性至所以立命這便是說盡性至命要說知天命分曉只把孟子盡心知性

說問四十不動心恐只是三十而立未到不惑處曰這便是不惑知言處可見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及動其心不是強把捉得定問橫渠說不踰矩如何曰不知它引夢周公如何是它自立一說竟理會不得問范公說從心所以養血氣如何曰更沒理會

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為五行在人則為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某舊見李先生

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知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秉去無遠不周無微不至但須是見得箇周到到底是何物夔孫

孟懿子問孝至子夏問孝章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銖

子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

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在裏集注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為聖人之言明作

問孟懿子問孝云云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它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南升

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為其所得為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當初却有胡

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淳

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闊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然就孟懿子身去看時亦有些意思如此故某於末後亦說及之非專為此而發也至龜山又却只說那不及禮者皆是倚於偏此最釋經之大病因言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儻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周禮忒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

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
人別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入
硬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冠
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
欽夫刊行所編禮止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
難行某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兼四禮中冠禮最易行
又是自家事由已而已若婚禮便闕涉兩家自家要行
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為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
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
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昨見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
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曾講習觀之者笑且莫

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似恁行禮濟得甚事此
皆是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為愈廣

叔蒙問父母唯其疾之憂注二說前一說未安曰它是問

孝如此可以為孝矣

賀孫曰以下
武伯問考

父母唯其疾之憂前說為佳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管得
不義不曾照管得疾了明作

問集注中新說意旨如何曰舊說似不說背面却說背後
一句相似全用上添一句新說雖用下添一句然常得
父母之心如此便也自不為不孝故雖添句已不多添
一之

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顏順色以致愛

於親為難曰人子曾中纔有此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
順氣象此所以為愛親之色為難寓以下

問曾字或訓則或訓嘗何也又詩中替字訓曾不知一音
耶二音耶曰除了人姓皆當音在增反凡字義云某之
為言某也者則是音義皆略相近嘗與則意亦略同廣
叔蒙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集注云此為懿子發者告
眾人者也若看答孟武子子游語亦可謂之告眾人曰
無違意思闊若其它所告却就其所患意思多然聖
人雖是告眾人意思若就孟懿子身上看自是大段切
雖是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眾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

賈孫○集注
論四章

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
其人之如此矣廣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
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
它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它只是就道
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
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賈孫

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
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
夏則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廣

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資之剛

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義剛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於其身今人將數段只作一串文義看了

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者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款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過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槩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强不得此二者是因游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

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趾方得明作

問色難有數說不知孰是曰從楊氏愉色婉容較好如以為承順顏色則就本文上又添得字來參了然而楊氏說文學處又說遠了如此章本文說處也不道是文太多但是承敬不足耳孔門之所謂文學又非今日文章之比但子游為人則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且如灑掃應對子游便忽略了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又曰謝氏說此章甚差翰

問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
做觀答為政問孝之語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
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又觀二人灑掃應對之論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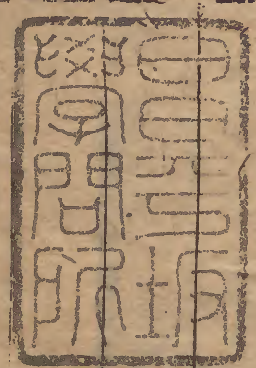
真博學篤志之論亦可見伯羽

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
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
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
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
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道去○伯羽
錄云敬只是
把做事小心畏
謹不敢慢道

問告子游子夏云云曰須當體察能養與服勞如何不足

為孝敬時模樣如何只說得不濟事南升

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子游之病乃子夏之藥若以色難
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
各中其病方



語類二十三卷終

